

春秋大梦

CHUN QIU
DA MENG

梦三生◎著

吴越争霸，一场阴谋，一场血腥。那个曾经发誓要一辈子守护她的男子却以失忆为由，眼睁睁看着她背负了西施的名字，去演绎一场撼动历史的美人计。

春秋大梦

CHUNQIU

DAMENG

樊三生 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秋大梦/梦三生著. 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-7-5075-2531-1

I. 春… II. 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7339号

春秋大梦

著 者: 梦三生

责任编辑: 彭 雪

特约编辑: 央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投稿邮箱: hwbs@126.com

电 话: 010-58336259 010-5833619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印 张: 38

字 数: 350千

版 次: 2009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2531-1

定价(全两册): 4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春風大鼓

CONTENTS

001 引子

004 第壹回 陌上少年

084 第貳回 莫失莫忘

168 第叁回 指鹿为马

240 第肆回 土城之行

「引子」

YINZI 「

残阳如血。

“娘！娘！……”

萧瑟的庭院中，一个满身血迹的小男孩跪倒在一位妇人身旁，哭喊着。

那妇人蜷着身子，怀中紧紧护着什么，她的左肩一片殷红，喉中发出“咕噜噜”的声音，似是要交待什么，却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“要离叛国，尔等族人代为受死吧！”院子里整整齐齐站着许多兵，为首的一名络腮胡子挥了挥手中染血的大刀，大声道。

爹爹叛国？小男孩瞪大眼睛，涕泪齐流：“不可能，爹爹不会叛国！爹爹不会叛国的！”他昂着头，扯着嗓子哭喊。

络腮胡子又一刀挥下，那妇人抽搐了一下，咽了气。

“娘……”撕心裂肺的尖叫声蓦然响起，惊起庭院里的飞鸟。

“还不跑，想等老子砍了你不成？”那络腮胡子瞪起铜铃般的眼睛，斥道。

流着泪，如惊弓之鸟一般，小男孩微微迟疑了一下，转身拔腿便跑。

“别追了。”络腮胡子抬手制止追上去的人。

“将军，那女人的怀里好像还抱着一个……”

“撤！”络腮胡子将军横了那开口的人一眼，那人便噤了声，不敢再言语。

——要离兄，如今为你留了后，总该对得起你了。

叹息着，他带兵撤去。

许久，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。

角落里，水缸的盖子微微动了一下，掉在地上，一个青衣少女从水缸里爬了出来。

“娘……”她呆了半刻，哭着扑到妇人身边。

忽然，那妇人的手臂微微动了一下。

泪眼模糊的少女微微怔住，她看到妇人的手臂无力地垂向另一边，露出一双漆黑如墨的眸子。

已经气息全无的妇人怀中护着的，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孩。

“香宝……”青衣少女流着泪从妇人怀中将那女孩抱了起来，“香宝不哭……”

春秋
大梦

CHUNQIU
DAMENG



陌上少年

MOSHANGSHAONIAN

第
壹
回



[一] 香宝的梦想

都说红颜是祸水。

从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说起，夏桀有了妹喜，延续近五百年的夏王朝被商汤灭了，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；商纣王有了苏妲己，于是商亡了，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了周朝；周幽王有了褒姒，便成了西周的末代君主，西周没了，幽王之子周平王东迁，周王室成了“东周”。

于是，春秋时代开始了。

东迁以后，周王室衰落，齐桓公称霸，晋文公称霸，然后楚庄王问鼎中原，再然后是弭兵之盟……

时间便这样“咻”地一下过去了。

公元前496年，越王允常去世，勾践继位为王。

诸暨，越国的都城。

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……嘿嘿嘿……七个……嘿嘿嘿……又多了一个啊……”

数钱有益身心健康，是香宝最喜欢干的事，至于打仗，只要别打到她头上来，哪怕外面翻了天她也不管。她是小人物嘛，天下大事自然有大人物关心。

小心翼翼地将七枚钱币放进一个灰不溜秋的小布袋里，贴身收好，香宝的心情立刻愉快起来，连刚刚被甘大娘指着鼻子骂的窝囊气也消失不见了。

心情一愉快，香宝就立刻勤劳起来，“蹭蹭蹭”跑到大门口，将门口的一块招牌擦得一尘不染。

那招牌上是极其招摇的三个字：留君醉！

留君醉是诸暨城里最红火的歌舞坊，坊主甘大娘是个远近闻名的厉害角色。其实甘大娘是香宝的偶像，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开一家像留君醉一样的歌舞坊，有一群千娇百媚的姑娘，然后姑娘们都叫她……香大娘……

哈……哈哈，光是这样想着，香宝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，多么美好的人生啊……

“香宝！站在门口干什么？”春喜刚从集市回来，便看见香宝站在门

口做白日梦。

春喜和香宝差不多大，也是留君醉里打杂的丫头。

“我在干活呢。”香宝回过神来，甩了甩手里的布巾，笑嘻嘻地道，“你去哪里了？”

“我去买衣裳啊，甘大娘说明天开始让我跟着紫菲姐姐学跳舞。”春喜笑着道。

“啊？甘大娘让你学跳舞了？！”香宝瞪大眼睛，一脸羡慕状。

“嗯。”春喜看了香宝一眼，视线落在她左边脸颊的红色胎记上，微微皱眉，“你这个样子站在门口吓到客人怎么办？被甘大娘看到又要数落你了。”

香宝摸摸脸，缩了缩脖子，忙回屋了。昨天甘大娘让她去给姑娘们买一些零用的东西，结果她把钱给弄丢了，已经被罚一天不准吃饭，可不能再惹到甘大娘了。

可是还没到吃饭的时候，香宝的肚子便已经开始“咕噜噜”地叫唤起来。

一天不准吃饭啊！多么残酷的刑罚……

连阿旺都有饭吃，她却没有！香宝一脸怨恨地瞪向阿旺。阿旺屁股对着她，正趴在门边摇着断了一截的小尾巴，兀自吃得欢快。

小尾巴？没错，是尾巴，因为阿旺是一条狗。

阿旺是甘大娘养的一只小土狗，土黄色的，真的很土！可是它有饭吃……

香宝吞了吞口水，慢慢蹭到阿旺旁边蹲下，眼巴巴地看着它。

阿旺警戒地扭过狗头看她一眼，忙低头狂吃，怕她来抢。

香宝不屑地“嗤”了一声，她才没有堕落到跟阿旺抢食用的地步呢，昂着脑袋站起身，她的情绪又低落了起来，正准备把钱袋掏出来再数一遍解解饥的时候，一块还冒着热气的蒸饼忽然递到了她的面前。

蒸饼？

是蒸饼！

香宝双眼放光，忙张嘴“吭哧”就是一口，这一口下去，香宝感动得简直要掉眼泪了，有什么事能比在饿得两眼发绿的时候吃一口蒸饼更幸福呢！

“阿福哥，谢谢……”香宝小小的腮帮子吃得一鼓一鼓的，眼睛笑得

眯成一条缝，一边吃，一边还不忘道谢。

阿福是留君醉里唯一一个男孩，比香宝大一岁，刚满十六，据说是甘大娘的远房亲戚，因为家里太穷，才来这里做帮工。虽说是亲戚，但其实他在留君醉里的地位还不如阿旺，毕竟阿旺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每天吃剩饭，而阿福呢，每天累得像条狗，吃得却不如一条狗。

想到这儿，香宝狠狠瞪了阿旺一眼。

“汪汪……”阿旺叫唤了起来，眼珠子盯着香宝手里的蒸饼，贼亮贼亮的，还讨好地摇着那断了一截的小尾巴。

香宝做了个鬼脸，将整块蒸饼塞进了嘴巴里。

阿旺见求食无望，立刻蔫了，有气无力地呜咽了一声，趴回原地。

“咕噜……”

谁的肚子在叫？她明明不饿了啊？香宝眨了眨眼睛，看向阿福。

一手捂着肚子，阿福红了脸，他有些尴尬地傻笑了一下：“没事，别理我。”

怔怔地看着阿福，半块蒸饼哽在嗓子里上不去下不来，香宝颤抖着伸出手……

“我真的没事，你吃啊。”见她这样，阿福有些慌了，转身便跑了出去。

“阿……阿……阿福……”香宝颤抖地伸手，看着阿福的背影，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她噎着了。

谁来救救她……

“香宝，怎么了？”春喜正好跑了进来，见香宝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吓了一跳。

“水……水……”香宝指着喉咙，脸已经憋得通红了。

春喜忙倒了水来，一杯子水灌下去，香宝终于舒坦了。

她的美好人生还没有开始，怎么能死在一块蒸饼手里啊。

“莫离小姐找你呢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见她缓过气来，春喜道。

“哦哦，这就去！”香宝忙屁颠屁颠地跑了。

“噔噔噔”走过雕花木廊，后面是一处很清静的小院，刚进院门，便

闻到一阵芬芳。

满院春色，百花争艳。可是花再美，也美不过花间的那一个人，她一袭白裙，顾盼之间尽是风情，美得似不食人间烟火。

“饿了吧，我留了饭菜。”美人儿转过身道。

回眸一笑，满院春色皆逊色。

“有肉没？”香宝笑嘻嘻地凑上前撒娇。

一句“有肉没”立刻将绝美的画面破坏殆尽，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人儿也被拉下了凡尘。

“有。”美人儿笑道。

“你真好，姐姐……”香宝拉着美人儿的袖管蹭了蹭。

没错，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人儿便是香宝的亲姐姐，莫离。

莫离是留君醉的头牌姑娘，是甘大娘的爱将，爱到甘大娘可以忍受莫离带一个小拖油瓶一起进留君醉。

当然，香宝就是那个小拖油瓶。

听到有肉吃，香宝立刻以箭一般的速度冲进了房间，果然，桌上留着菜，还有肉！

太幸福了。

人生真美好啊……

大快朵颐之后，捂着吃撑的肚子，香宝晃悠悠地走出了小院。

“香宝，你找我？”阿福抹了抹头上的汗，笑着走了过来。

早春的天气甚至还带了一些寒意的，看他满头大汗的模样，八成是甘大娘又让他一个人去做两个人的活儿。

“嗯，喏，给你的。”香宝将刚刚良心发现留下的糕点递给他。

阿福憨憨地笑着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：“还真是有些饿了，可是你不吃吗？”

“莫离给的，我吃过了。”

阿福显然是真的饿了，便也不再推辞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香宝坐在高高的台阶上，笑嘻嘻地看着阿福吃。

阳光在她白晳莹润的脸上镀了一层柔和的光，连左边脸颊上的那一块

艳红的胎记也像是敷在脸上的胭脂一般，阿福怔怔地看着，忘了吃糕点。

香宝白了他一眼：“看什么？”

“你真好看。”阿福摸了摸后脑勺，憨憨地笑。

好看？说她吗？香宝嘿嘿地笑，脸蛋红了一下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虽然神经粗了点，她到底还是女孩子。

因为她脸上那一大块胎记的缘故，说她长得好看的，除了阿福和姐姐，还真没有第三个。

“香宝，香宝！”远远地，一个丫头跑了过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甘大娘让你去市集买些姑娘们零用的东西回来。”她拿了七个钱币递给香宝，“甘大娘说，这一回再把钱弄丢了就不止饿你肚子那么简单了。”

香宝一脸凝重地点头，将钱币收好，跳下了台阶。饿肚子已经很不简单了，她胆儿小，可禁不起再折腾。小心翼翼地捂着七个要命的钱币，香宝紧张兮兮地上了街。要小心，要小心，要小心……香宝口中念念有辞，左顾右盼，如临大敌，只盼着快点买了东西回去。

蓦然，一道红影一闪而过，香宝脑袋里空白半晌，一按腰间，七个钱币不见了！昨儿个就是因为那一道红影，她才会丢了钱！今天居然又来！看她长了一张好欺负的脸吗？！

香宝愤怒了，拔腿便追：“太欺负人了！小偷！小偷！你给我站住！”

人在危急关头果然潜能无限，一想起甘大娘那双喷火的三角眼，香宝一路跑得飞快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终于扯到那个偷儿的衣袖，香宝忙拦腰一把将他抱住，怕他再跑。

那偷儿只比她稍稍高一点，竟是个少年。

当小偷也当得这么嚣张，一身火红的衣服如此惹眼，不怕人家认出他来吗？瞪着那个红衣的偷儿，香宝没好气地想。

那偷儿被香宝抱住动弹不得，只得停下脚步，回头瞪她。

香宝微微呆了呆，好漂亮！连小偷都长得这么漂亮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！

“丑八怪，你想干什么？”漂亮的眼睛一横，偷儿嚣张地瞪向香宝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香宝眯了眯眼睛。

“丑八怪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丑八怪丑八怪丑八怪……”红衣小偷喘了好大一口气。

“说够了？”香宝眉一竖，眼一瞪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“你娘没教你偷穷人的东西是可耻的行为吗？”

“哼，我没爹没娘没人教！”偷儿被掐得脸都憋红了。

“好！那我来教教你！”香宝恶狠狠地勒着他的脖子，“小小年纪不学着劫富济贫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偷我这个穷人的钱！你知不知道上回你偷了我的钱，害我回去饿着肚子被人吊起来打！”

香宝大言不惭，脸不红气不喘地道。

红衣小偷怔怔地看着她。

“想什么呢！”香宝抬手敲他脑袋。

“哼。”那红衣小偷竟然甩头，一脸嚣张不理她。

香宝快被他气晕过去了：“还钱还钱！你再不归还，我可要报官了！”

红衣小偷轻哼，猛然使劲推开她，拔腿就跑。

“可恶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”

那偷儿当然没有那么傻，当真站住给她抓。

这一回，香宝没追上。

“别再让我看到你！不然……见你一回……抽你一回！”双手叉腰，香宝气喘如牛地跺脚大吼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

据说人倒霉时连喝口凉水都塞牙，香宝迷路了，香宝竟然迷路了！她可是留君醉里出了名的聪明人儿，居然会迷路？？都怪那个烂小偷，害她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了。

顺便说一下，那个“留君醉里出了名的聪明人儿”是香宝自封的。

陌生的街道，陌生的面孔，香宝心里把那个混蛋小偷诅咒了一百遍，连带着把他的祖宗十八代也挨个儿地问候了一遍。正垂头丧气地慢慢走着，冷不丁有人撞了上来，香宝一个趔趄，眼见着就要和大地做最亲密的接触，忙死命地揪住了那人的衣袖，垂死挣扎了一番，谁料那衣袖太不结

实，“嘶啦”一声便破了，香宝紧紧拽着那一块破布，还是摔了个四脚朝天，眼冒金星。

“呸！”还没有等她回过神来，一口唾沫便结结实实地吐在了她的脸上。

香宝被那一口唾沫给吐懵了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这才看清眼前是一个邋遢的老头儿。

“喂！是你撞的我，为什么要吐我口水？”香宝怒了。

“祸水！”老头儿横眉怒目，破口大骂。

“啥？”香宝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这骂得太有学问了，她听不懂。

“祸水！古有妹喜、妲己、褒姒，如今又出了这么一个祸水……国之不幸啊！”老头儿痛哭流涕，做痛心疾首状。

国之不幸？国之不幸也关她的事？香宝一头雾水，这老头儿莫不是疯的？

“国将不国……天降祸水啊！”老头儿手舞足蹈地走远了。

香宝坐在地上，一头黑线。

这叫什么事儿啊。

“姑娘还好吧？”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。

宛如轻风过耳。

香宝愣愣地抬头，看到一个白衣少年。

午后的阳光晒得人头脑昏昏的，香宝便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那少年，阳光柔柔地覆在他的身上，她仿佛看到那少年身上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……

“擦擦口水。”白衣少年微笑着递上帕子。

口水？她居然看得流口水了？香宝忙接过帕子呆呆地擦了擦嘴角。

那少年蓦然笑了起来，他蹲下身，从香宝的手中接过帕子，擦了擦她左边的脸颊。

哦！是刚刚那个老头儿吐的口水。

香宝的脸立刻烧了起来，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。

少年温柔的擦拭让香宝的脸越来越烫。

那少年的手微微一顿：“你的脸……”

注意到他手里的帕子染了一点红色，香宝猛地想起脸上的胎记，忙捂住脸。

少年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，将帕子收进怀里。

“能站起来吗？”他站起身，朝她伸出手来。

他的手白皙修长，骨节匀称，十分好看。

香宝呆呆地将手放在他的掌心，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

温暖干燥的手，他拉着她站起身。

“什么是祸水？”呆呆地，香宝冷不丁地开口问道。

“嗯？”白衣少年微微愣住。

“什么是祸水啊？”

“红颜祸水？”白衣少年想了想，有些不确定地道。

“什么是红颜？”

“呃，漂亮的女子。”

“什么呀，原来是在夸我。”香宝沾沾自喜地想着，又开始美滋滋了。

等她再抬头的时候，那白衣少年已经走远了。

“喂，那个……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香宝忙大声问，可惜那人已经听不到了。

香宝又沮丧起来，早知道早点问他名字就好了，还有……回留君醉的路到底怎么走啊！

直到天黑，香宝才慢慢摸回了留君醉，刚进大门，便被堵在了门口。

“甘……甘大娘……”香宝狗腿地笑着打招呼。甘大娘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啊，看看她的脸色，抹了那么多粉居然还能看到她现在的脸色是铁青的，如果不抹粉那她的脸一定都她气绿了。

“东西买了没有？”甘大娘双手叉腰，瞪着她。

“没……”香宝垂下脑袋。

“没？！”甘大娘猛地提高了声音，“那钱呢？”

“钱……”香宝拿眼角偷偷地觑她，这一觑，香宝的小心肝猛地颤了一下，甘大娘现在的脸色已经可以和夜叉相媲美了，如果她说钱又被偷了，估计甘大娘会直接扒了她的皮。

这么一想，手一抖，香宝衣袖里掉出一个钱袋来。

甘大娘眉头一挑：“捡起来给我。”